

□ 陈永忠

凯里,与一段慢时光相遇

炊烟里的霞光
酿成了红酸汤
木楼上的歌声
唱出了米酒香

小城慢时光
抚平了往日的忧伤
你会和我不会牵手
看摇曳的灯光
……

我常常觉得生活在凯里,自己获取了此生最悠闲而曼妙的时光,于是为这个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城市写了这样一首歌。在这里,一切的节奏都合乎自然,一切的呈现都远离匆忙,一切的等待只为了你走近的步伐。

春夏之交,花开满了凯里。初入凯里的人,一定是这样的感受。

月季和杜鹃是凯里的市花,每年这个时节,她们如约而来,粉墨登场。

她们是苗岭的春姑娘,邀约了春光,簇拥着,嬉笑着,漫步在每一条街巷。

美丽的花朵开在小城的背影里,它们彼此衬托成为凯里的底色。行走在街上,那些既时尚又民族的建筑、景观小品很容易吸引人的目光。

大十字是凯里城市中心的标志性街区,进入凯里,免不了要在那里交汇,然后又扩散开去。

琵琶琴、铜鼓、银帽和芦笙,几组雕塑景观极具苗侗民族文化特色。往南的一条街通向民族博物馆,街的两边月季恣意



绽放,花影里的建筑,腰上缀着苗侗的文化符号,比如蝴蝶、牛角、风雨桥等等,头上是鼓楼或者吊脚楼的翘檐。就连公交候车亭,脖子上也戴着亮光光的银项圈。你可以想象,凯里就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,她休闲时尚的裙摆上恰到好处点缀着民族文化元素,别样的打扮和装束是凯里这座小城鲜明的标签。浓缩了的文化符号与时尚生活融合在一起,我们既在潮流里前行,又不忘来时的路。走近这座小城,注定会邂逅那些曾经的过往。在一些旧了的裹了层层包浆的名字里,就会找到凯里古老的模样——洗马河、凯老街、梁子巷……多么亲切的乳名,呼唤着这方土地之上的风烟与芳华。

穿过老街巷子,脚下的石板路,屋檐下的旱烟袋,美人靠上的花背带,还有那美丽的邻家姑娘,都会唤醒你曾经的记忆。

以苗族为主体民族的所在,也吸纳了

冷的时候,该起床了,母亲会把在火塘边烤得暖烘烘的棉衣套在我的身上;我永远记得,天已经黑了,回到家的母亲喝了口凉水,竟然打着手电筒又到山上栽最后那几

株辣椒苗。

母亲会绣花,母亲会砌灶,母亲会打草鞋,母亲会犁田,母亲会缝衣服,母亲会煮冻鱼……

其他女人会的,母亲一定会;其他女人不会的,母亲也会。

老家屋前,有一株梨花,到春天的时候,一树白。在那个贫瘠的年代,那样的白,显得好奢侈。梨花开的时候,还不是农忙季,母亲和邻居们在树下纺线。一只脚踩在纺车上,白色的棉花条,被母亲轻轻捏在手中,另一只手轻轻地不慌不忙地摇着手柄,于是大拇指般的粗棉花条神奇地变成了一根细细的纱线,被一圈一圈,卷在小小的纺锤上。这对于母亲来说,好像很轻松,她常常边纺着边与邻居们摆龙门阵,说笑话。纺车细微的吱嘎声,蜜蜂的嗡嗡声,与说话声笑声一起和成奢侈的梨树下的一首奢侈的歌。

纺好了线,要织布,织好了布,要染布,染发了布,要剪裁,剪裁好了,要缝制。山上的农活,一年四季好像做也做不完;家里的活,日日夜夜,好像也是做也做不完。母亲的一生,就在这样的四季和这样的日夜中度过。

母亲的好人缘,有一部分来自她的巧手——别人来和她讨绣花样,讨鞋样。

母亲的勤劳,给家里积了福——虽然我们姊妹多,不仅没有饿肚子,还经常接济比我们穷的亲戚。

现在,染缸里的靛蓝,再也染不蓝母亲的手指;吊脚楼屋檐下长长垂下的波浪形的晾着的黑布,再也卷不到母亲的怀里;织布机上,用大木棚使劲往腰的方向打布的声音,再也不会从我们家传出去。

五岁那年,我们家搬到离老家三十里的另一个镇上住,有一次走路回老家,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坡上,俯身看着半山腰上寨子里的一片片青瓦,母亲问我:“哪一栋吊脚楼是我们家的?”我认真看了看,指了指较远的那一处。母亲惊喜地笑笑,说:“你怎么看出来的?”我说:“那屋前有一树白。”

那屋前的一树白,因为老家重新规划,已经不复存在。

心里的一树白,烙在灵魂里,越久,越深,越馨香。

蕴便藏在山、水、日、月,大自然周而复复里。宇宙万物此消彼长,生死轮回,自然中阴阳二气的运行产生天地万物、四时晨昏。夏阳最盛,故草木茂盛。盛极始衰,阴气渐涨,遂秋冬草木衰败。阴到极点又转为阳,阳生而春至,万物萌生,百花齐放,吐故纳新。在这新旧荣枯交替之际即为——清明。清明又为祭祖节,祭奠逝去的,可逝去的又何尝不孕育着新生。

为旧家新坟淋上一杯新土,为逝去的先人送些纸钱。在这一刻才会深刻体会到——人这一辈子,只有站在这里,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,将向何处而去!

听风听雨过清明,草长莺飞,万物灵长,有生有死,生生不息。

人生如寄,俯仰之间,只有慎终追远,不忘本源,才能关照生命,参悟清明。

其他民族文化。无论你在什么场合,五花八门的乡音,起伏别样的调式,听起来就像一曲交响,并不影响交流和共处。水乳交融的共生之态让凯里丰厚、多彩和沉稳,有海纳百川的气度。

慢生活状态是人不再为生活奔波,放缓曾经匆匆的脚步,享受时光的停留。

我们总在满城花开时,恍然听见儿时的歌谣,萦绕梦里梦外的老阿爸,他的银匠铺,老阿妈,她的酸汤菜,还有那摇马郎的老地方,不知还在不在?

过去了这么些年,我们还会记起那个由若干个风雨桥廊环抱的民族体育馆,记起万人合唱的《苗乡侗寨》,记起欢腾幸福的时刻。

由此更让我们记起孙应鳌,记起王阳明,记起伍佑……凯里文明,可以说,很大程度是文化的砖石,一块一块砌起来的。

初时野蛮,以文化之。文化,化一个个的个体,化一个村寨,化一座城,垒起一个城市的文明高度。

我辨识不清楚苗侗服饰文化里的种类和内涵。人们喜欢把原本冰冷的银子锤打成永恒,雕刻成春花,赋予它月亮的圣洁。于是,有一首歌谣常在心里萦绕:

花的容颜云的衣裳/谁在思念那银白月光/花桥遇见了流水/晚风微微荡/我的黑夜长了翅膀/一直飞到你木楼的窗/星空萤火一对对/木叶吹又响/摘一片银月亮/戴在你头上/那是我对你/浓浓的念想/摘一片银月亮/挂在你的窗/诗意和远方/一起去流浪

芦笙在月光下婉转回环,酸汤在味蕾上的纠缠缭绕……

我还记起一个村庄,在那里,有一群简单而优雅的庄稼人。

锄头镰刀,春秋秋收,他们再熟练不过了。农闲,男人们最多吹吹芦笙,敲打银器,喝醉了,喊一嗓子,把歌声牧放在大山里;女人们只不过是纺纱织布,再把看到的风物,或者记忆的故事绣成一方

天地……

也不知是哪一天,有人笨拙的拿起画笔,用雨水洗过的色彩,把猪马牛羊,鸡鸭鱼虫涂抹在他们的日子里。于是,他们的农事就多了一季庄稼——在画板上犁田播种,用颜料给稻子施肥,把牯牛喂养成一种文化……想象在放飞,庄稼在拔节,画笔在收割……

这些人,就是苗岭深处的铜鼓村农民画家。

慕名到访的人,不敢相信,他们的画作早已飞出了山村,飞到了国外,频频获奖。

塑造凯里文明,每个人都是参与者。铜鼓的画家们同样也在描绘他们的乡村文明,只不过,他们是用手中的画笔去理解,去构图。铜鼓村民们笔下的画面古拙而富有想象,那就是他们的庄稼,专注地侍弄,画板上一样会丰收在望。

在那里,我请教过一位老画师:你画的牛怎么是双头,他说,我的理解是牛吃草的时候右边一下左边一下,所以……

这就是他们的思维,简单而率真。再来看他们刺绣和蜡染里的鱼是有翅膀的,龙是有牛角的,蝴蝶有一张人的脸……

一座城,需要文化来滋养,来化解粗鲁,来维系公序良俗,升华精神素养。

这几天,凯凯和丽丽,这对可爱的苗族卡通形象出现在凯里街头,以一种活泼轻松的口吻“劝导”市民:大家都来做一个文明人,让凯里更美丽。

在我看来,文明也不是多么复杂高深,最简单的感知,就是要获得慢生活慢时光的惬意。

那就让我们热爱凯里这座小城,从细微之处做起,关心它,呵护它。让我们把步履放慢,再放慢,享受亲情、爱情、友情的美好,享受树木、花朵、云雾、溪流、瀑布以及大自然的形形色色,在烟火深处,在万象人间,游历一番,你最终会成为那个卸下甲胃的归人。

三德“三月桃花诗会”作品选登



蝶恋花·桃花诗会

玉褪香残仙果小。燕子飞时,长惊天晓。几点腊梅依树梢。争奇斗宠莲儿到。悠远笛声香暗道。沐浴心田。伴有佳人笑。小影远行音渐少。多情却被无情恼。

(柏文娥)

蝶恋花·陌上桃花

陌上桃花开满树。十里香风,烂漫乡间路。自解诗囊挥手去,三杯浊酒春宵度。溪畔桥边飞乱絮。杨柳依依,拂尽清明雨。姹紫嫣红莺燕语,天涯望断无寻处。

(徐文炎)

七律·桃花吟

三春丝雨润青葱,一曲溪流映碧穹。不待群芳生盎意,闲闻桃蕊始争红。绽花掩面山中俏,垂果跻身母诞隆。蹊径不言群蕊眼,栋梁天下喻才功。

(宫书德)

七律·那朵桃花

雨露春红正是仙,隔河一望醉中弦。风摇月色含纱影,窗透星光入梦田。我问花开何处去,谁将夜冷帐中眠。娇容若伴童心老,最是莹珠掌上怜。

(童伟)

七绝·咏桃花

春风拂面入桃宫,十亩方塘泛浅红。鸟语花香银燕舞,彩霞一抹映长空。

(杨桦)

七绝·咏雪洞桃花

十里桃溪分外红,一江柳色舞春风。老牛缓缓斜阳下,樵唱声声暮霭中。

(舒康宁)

七律·桃花坞

时逢陌上晚风中,满树繁花分外红。蝶舞翩跹描画意,莺啼宛转唱农功。春光有色催人老,月影无言许业空。把盏今宵离别后,此番思念与谁同?

(杨芳明)

七绝·春桃

燕剪芽黄三月天,玄都含笑玉山烟。蝶蜂对侣花间戏,小憩追芳共蒂眠。

(陆政宣)

七绝·桃花

三月桃花始盛开,嫣红姹紫惹尘埃。蝶飞朵朵添春意,醉眼迷人画里来。

(杨 晗)

七绝·桃花

桃花一夜色飘香,雨露朝霞日正光。百里争春容最美,深情也是吐芬芳。

(龙 讯)

□ 高俊华

清明悠思

人间清明又香花,陌上东风向树斜。草木为邻云彩舞,紫阳作秀鸟声杂。乱点翠绿春开放,梳出悠远诗正发。海角天涯无尽处,神定心安即是家。

□ 杨万银

清明·野望

咽溪花泪鹃啼血,野路鸡肠祭客千。烟袅挂白培冢土,追思万缕又一年。

市之中,在被人们容易忽视的小巷内,能听到如此高雅的琴声,真给人一种“此曲只应天上有,人间能得几回闻”的感觉。

春雨绵柔,甘如琼浆,为人间第二杯。如果说酒能带给人们豪情斗志,春雨则更能带给人们以冷静与思考。

行走在绵柔春雨中,我忽然心生期盼:愿大家爱春雨,爱阳光,爱生命,爱和平!



□ 邵光琼

梨花又开放

开满梨花的树下,纺车不再响。
——题记

又是一年赏花期。

女儿和她的舞友们在两旁开满梨花的阡陌上,手拿墨扇,头束红发带,刀步造型,起身,旋转,跳跃,墨扇或开或收,忽而碎摇忽而大展,忽而又随着身形变幻抡拂,裙裾飘处,自有一股小女儿的飒爽。

梨花不语。

若是母亲在,母亲一定会说,好看是好看,天,那腰,也不怕闪着。她一定还会絮絮地说,你妈妈小时候,喜欢这些得恨……

这一年来,女儿长了好一些。去年的这个时候,她只和外婆一样高。

去年的这个时候,我对梨花开放毫无知觉。望着对面山坡上零星的几树白的粉的花,我麻木地想,确定这是春天吗?有这么寒冷的春天吗?看着客厅落地窗外斜伸过来的密匝匝的花枝,我想,以前,花枝也伸过来了吗?母亲看到了吗?她一定喜欢吧。穿过小区里大红色石榴花形成的拱门,我想,石榴花又开了,我的母亲,却再也看不到了。

完全的崩溃过后,是抽丝一般的细细的痛。

大街上看到一个戴着湖蓝色布帽子的老人,我觉得格外地亲切;看到老家的乡亲们唱山歌的视频,我就想起母亲编的歌词在侗寨里流行了几十年;看到路边的菜地,我就会想如果是母亲种的,菜一定比这个大蓬比这个青幽。

是的,母亲这一生,勤劳。母亲这一生,辛劳。

我永远记得,天还没有亮,不知道是半夜几点,母亲已经在楼下舂米,做米豆腐,推米浆,生火;我永远记得,天



□ 程 霖

参悟清明

草色欲流,烟柳迷蒙,细雨斜织,又是一年清明。

算来“清明”这个节日,已有两千五百年余。晋文公重耳为报答介子推“割股奉君”之壮举,一把火烧了山林,想逼出介子推出山为仕,却得到枯柳下焦尸两具。晋文公手捧介子推绝命血书,“臣在九泉心无愧,勤政清明复清明”,他自此才明白一个隐居臣子,“不言禄”的耿耿忠心。

“山水”同在为“清”,“日月”同在为“明”,合之便是“清明”。清明的意



刊头图

佚名摄

□ 杨邹雨薇

春雨绵柔

很是佩服古人的智慧,他们能根据北斗七星在夜空中的指向,制定出二十四节气,用以指导农业生产不误时节。春分过后,雨,似乎变得缠绵细腻、连绵朦胧起来。

因为确诊1例新冠肺炎,长沙便进入了紧张的阻断防控截断。无论是这座城市的永久居民,还是旅居者或匆匆过客,都在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,做核酸检测或配合居家办公。尽管我们的小微企业才刚起步,需要我们倾注更多心血,但无情的病毒,再次威胁着我们的安宁。没办法,我只好备足食物,宅在家里,开展工作。

接近午时,坐在阳台上阅读,不时眺望窗外,看细细密密的雨水像喷雾一样扑在玻璃上,然后汇集成一条条水流急速下坠,玻璃时而清晰,时而模糊,窗外的城区,亦然。

忽然觉得,此刻的雨水,是那样的迷人,它既没有暴雨的凶猛,又没有阵雨的急促,仿佛惯例,保持着一种温柔的绵延、晶莹与纯净。

小时候曾听父亲讲,雨是瑶池溢出的水,是天宫的使者,人间的精灵。以前自己对雨水除了知道它滋润万物、给出行带来不便之外,好像没有太多的其他印象。大学毕业后走上社会。历经了许多人和事,才体会出雨水特别是春雨的细腻与可爱。

三月下旬,这场不早不晚的春雨,轻叩着我的窗户,几乎听不到声音,这让我想起千万年来,人世間匆匆走过多少不知名的卑